

紫风铃系列丛书

迷路天使

一个中学生逃学两天的经历和感受

罗一 著
邱嘉华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90170094

迷路天使

作者 罗萌
主编 邱易东
策划 蔷薇



I247.5
1972

责任编辑：韩兴邦
封面装帧：天 天
封面制作：黄 凯

迷路天使

罗 萌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奎屯市北京西路504号) 邮编：833200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8.125印张 18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2版

印数：1—10000册

ISBN7—5425—0275—1/1·135 定价：13.6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1

你看见这么多人在公路上来来往往，知不知道他们各自的脑袋里想了些什么呢？嘿，当然是鬼知道。

我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去镇上，你肯定会以为我跟其他同学一样，是在规规矩矩往学校去。告诉你吧，其实我正想着逃一天学的事。并不是我头脑一时发热，实际上，这学期我已经千百次冒出了这个念头，只是今天要真正下定决心实施而已。一个人要下什么样的决心并不是件很难的事。我们刚从期中考场上下来，你别以为我担心自己考得如何，我想说的是在舒了这口气之后，我们班逃学的现象尤为严重。昨天，有几个男生还商讨今天是否逃学，他们的话很像在打赌——有一个男生最先这么说：“这次考试简直把我憋惨了，干脆明天我不上学，去玩一天。”他的话刚完，又一个男生就说：“你也敢逃学？”“什么？我不敢，老子明天就逃给你看。”“你敢我也敢。”我就在他们旁边坐着，听着他们针锋相对，我心里也活动开了。接着，另一男生又开腔了：“嗯，干脆我们几个明天都逃学。”“嘿，对呀！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其他人也纷纷响应，接着他们就像怪兽一样“呜呜”“哈哈”地大笑起来。我现在想着昨天的这情景，逃学的打算就更坚定不移了。别看我现在杂夹在零零星星往前赶的同学们当中，其实我很可能在半途就停下来，再不就直接穿过小镇，拐进其他街道，总之，不会走上我们学校所在的那条街。镇上，我有许多社会上的哥们儿，今天我满可以玩得痛痛快快。

也许你要认为我是个坏透了的、不可救药的男孩子，哼，

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今天是第一次逃学。第一次。并且，我还为自己搬来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尽管你知道，作为一个学生，逃学之事再有理由也不成其为理由——告诉你，今天的课是我最不想上的。一周之内，要数今天的课最让我讨厌。今天上午有两堂英语课，还有一节数学。本来，我对这两门学科并没什么恶意，可问题是，我不喜欢教这两科的两位老师。若你不把我的话传出去，我在这里还可以将他俩大骂一通。以往我做梦也想逃学就是冲着这一天来的，久而久之，倒觉得这天不去上课是明正言顺的了。至于其他的课程，倒是些无关紧要的副科：还有一点更为我们大家逃学提供了方便，就是今天没有一节我们班主任的语文课，这样，他就很有可能不在教室里出现。他这人一惯这样，除了有他的课之外，其余时间很少来教室看看。今天一整天都没他的课，他来不来学校恐怕都成问题。他有个长相还不错的女朋友，没准他们早已定好约会，现在他正想着往那头跑。

嘿，想不到今天我硬是要来放一次风了，确实想不到。我的感觉是新奇的，恐怕跟有谁要带你去月球的心情差不多。你可能会猜出，其实我本来就不喜欢读书。也的确是这样的，也许这是我成绩不怎么像样的缘故。很显然，一个优生总是不会对学习失去信心的。其实我这个人在上小学时成绩还一直不错，甚至在初一也称得上顶呱呱，到了初二，也就是去年，我的成绩才“轰”一声滑下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到了负担更重的关键时期一下子变得无心学习了。好像一本书里说过我们现在的这种年龄正是危险的年龄，我不知道具体危险在哪里。我倒想到了自己是不是正处在危险中呢。

白色的夹克衫，咖啡色西裤，没穿几天的真皮旅游鞋，这就是我今天的一身装束。看上去，很难看出我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社会上的待业青年。说来好笑，就说今天逃学，我还在究

竟穿什么衣裤的选择上颇费了些心思和时间。看来老天爷还是很善解人意，把今天打扮得有那么点惹人爱，久违好几天的太阳老早就跑出来了，笑眯眯地为大地结上一条透明的领带，我的影子也被带到路边的油菜田里了。我开心地欣赏着它，双腿一个劲地绕圈子，蹬着听话的自行车。这样集中注意力地看着看着，不禁觉得滑稽好笑起来，因为我莫名其妙地觉得它是个活物了，一举一动都是在模仿我。有什么好模仿的！田里的油菜已熟成一片了，有一两块都砍倒在地上摆着了，过不了几天，这一大片一大片都会被收拾得精光。我想到那个时候，我肯定会累得够呛。往年农忙的劳累惨相在记忆中褪色了，只是即将来临的这一遭会给你沉重的阴影和无形的包袱。那一段日子，我只要一放学就直奔回家，一直要累到天黑很久之后。

我的车骑得慢，慢极了，到现在才上这座大桥，而离镇上还有一里多路哩。一路上，有数不清的中学生、小学生从身后越过我，飞快地朝前骑去，我能撵过的只有那些步行的人。同学们有几个一伙的，一路大声谈论着什么；有的独自埋头赶路，心里只想着尽快到达学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我所认识的，更别说有没有同班的了。我现在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冲动，很想跟一个同学什么的透露出我今天要逃学这件事，很想看着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会怎样议论我，会不会像听到我要去干坏事一样地惊叫：“什么？高伟，你也要逃学呀？！”他们会这样说，肯定会。想到这里，我心头就美滋滋的。真是美滋滋的。

接着，我自然地想到了我们班上的一个女生来，那个品学兼优，相貌出众的学习委员吴萍。不要把我想到哪儿去了，我只是以同学的身份想到了她而已。我能想到她得知我逃学后有什么反应。说真的，我还真希望她会很紧张，真希望她会对我说：“高伟，你怎么也会这样呢？”然后就表现出赌气不理我的



样子。可是像她那样高不可攀，在乎我的好坏才怪哩。我给你说，我们班上乃至全校想亲近她的男生多得要命，不过能跟她谈上几句的恐怕就只有伟东一个人，我们班长，说相貌有相貌，要成绩有成绩，好比社会上的大款什么的。

“嗨。”

一个很泼辣的女孩子的声音在我耳边爆炸开。我的思绪一下子来了个紧急刹车，还真的给吓了一跳。但我马上又装着很镇静的样子，看见同学廖雪梅正扭过头来冲我幸灾乐祸地笑。她骑一辆赛车，正赶上并试图超过我。我暗自庆幸刚才没有表现出受惊的样子，不然她会笑得更放肆。她的身边还有两个男生，蒋伟和杜兴国。

“慢吞吞的，别把地上的蚂蚁碾死了。”蒋伟扭过头来冲我说。他是指我骑得太慢。

“蚂蚁比我还跑得快，碾不到它。”我说。

他们三个听后都笑起来。廖雪梅又扭过头来叫我跟他们同路，我没跟上去。杜兴国也回过头来叫我快点，我没理睬，反正今天是安了心不去学校了，用不着风风火火。

刚才吓我一跳的那个女的其实很让我觉得讨厌。我最讨厌的人就是那种比社会上的人还野的女生，而廖雪梅正是这种。所以我才叫她“女的”而不是“女生”。至于她究竟野在哪里，我不愿意很露骨地向你介绍，其实她背后所有的事，谁又能全都清楚呢？不过你不妨先知道这些，就是她社会上的熟人出奇的多，没谁比她认识的还多；她还很会玩，去过的场所你甚至想都想象不到。

至于蒋伟和杜兴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跟那个女的混在一起会有什么好！众所周知，这两个家伙打架是有一手的，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他俩在社会上还很吃得开，至少我有这种感觉。不瞒你，我和他们之间还很谈得来，乍一看，还会被误认

为跟他们搅得拢哩。其实不然，我并不是什么场合下都跟他们在—块儿。因为我们三个的座位挨得很近，才使得互相的话多了些，我之所以和他们谈得拢还因为我这口才相当不错。这点我不是吹牛，在熟人当中，我能跟他们谈得天花乱坠。你去问我班的同学，哪一个不承认这一点。对了，在这两个家伙眼里，我还算得上挺认真哩。记得有一次上自习课，他们在我旁边打闹着，吹些黄色露骨的情节——那都是从录像里和书上得来的，而我则在他们眼皮底下捧着政治书。他们的兴致减下来后，注意到了我，就像我惹了他们似的，说：“看个屁！”一把抓走了我手上的书。我说：“你们在干啥子嘛？拿给我。”他们就笑呵呵地又把书还给我，同样笑呵呵地说：“哎呀！你简直太认真了。”我知道他们是在嘲笑我，话的弦外之音是：哼，别装模作样了，你的成绩不是那样糟糕吗。尽管我后来仍捧着书，但脸上多少还是挂不住了，书当然也看不进去啦！这两个混蛋。

我现在倒是关心起蒋伟和杜兴国，外加那个廖雪梅是不是也要将今天挥霍掉。

我这辆只有半成新，虽然从没擦过，毛病百出的黑色凤凰牌自行车，还很溜滑，我蹬得一点也不吃力，倒像脚踏在带动我的脚了。我悠然自得地骑着，回忆着刚才回答他们三个人的话，觉得很满意。是的，我现在的速度恐怕比蚂蚁都慢。现在地上能不能找出蚂蚁来呢？恐怕它们已经出来活动了。蚊子苍蝇之类的讨厌得要命而又没有自知之明的鬼东西正在我们中间成批成批地出来捣乱，那真是叫人难受的日子。我在考虑，那些蚊蝇在冷天到底死了，还是在什么地方藏起来了呢？我真是个多愁善感的家伙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低下头看了一下身子。这一看，可不得了，我衣服上粘满了飞蚜虫。原来这些绿色的带有一对翅膀的

小东西老早就来到人间了。我知道它们爱歇在油菜的枝杆和叶子上，高兴了更爱在空中团团飞，跟随你，挡住你，迷惑你，有时还会撞进你的眼睛。我这一身白色很容易招引它们。

“妈的，滚开。”我嘟哝着腾出一只手去扑扫它们。它们怀着满腹牢骚散去了，躲到我身后。我扭过头，想看它们又将何去何从，不料看见韦东正很快地向我追来。这位随时随地都带着荣耀和自豪的宠儿骑着一辆新赛车。那是今年春节，他父母奖给他的。

他追上我，在同我并上肩后放慢了速度。我也身不由己地骑快了点。“我老远就看见你了。”他说。

我淡淡一笑，表示回应，眼睛瞟了一眼他身上穿着的乳白色西服。这肯定也是他考了好成绩的回报。我想。

“喂！你身上怎么没粘上飞虫呢？”我这么问他。

他笑了笑，没回答，隔了一会儿，说：“今天天气还好。”

“嗯，前几天都没有太阳，昨天还下了一场雨。没想到……”

“正是那场雨把太阳引出来了。”

“可能是这样的。”我说，心思却在韦东的赛车和他的西装上面。我老爸也时常向我提起奖励的事，但要真正落实，得要我的成绩棒得叫他点头，那样，他会为我买辆赛车，或者金表，让我一身上穿戴名牌，甚至这些都一并到手。我对这些虽说垂涎已久，但到底力不从心。有一次考试我作了大量弊，考下来还是没有让他“嗯”一声。不过我是何等聪明，我知道那些东西终究会被我得到手的，只是迟早问题，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周折。这不，我现在身上穿的不也是他给我买的吗？这一身就有两三百元哩！

“这次考试，有几科的分数出来了。”韦东说。

“出来啦？”我说，并不在乎。

“我和班主任统计语文试卷。我知道你的得分。”韦东又说。

“真的吗？”这倒使我来劲了，甚至还很惊喜。其它科我不十分感兴趣，但对语文十分钟爱，可以说喜欢极了，“我考了多少分？”

“87分。”韦东说。

“那你呢？”

“89.5”韦东说，“只多你一点点。”

是吗？这个分数令我很开心，一个堂堂班长也才多我一点点。哈哈，我说我这人还并不是无可救药嘛。说实在的，我的语文一直就不错，嘿，要是我生在古代，肯定会中个秀才状元什么的。不过其它科目我就糟糕透了，把话说回来，哪怕它们统统吃个“鹅蛋”，我的语文成绩始终还会在第一阵线上。

今天上午，看能不能把其他试卷发下来，或把考分漏点出来。”韦东又说。

“我今天不去上课。”我说。我终于向一个同学透露了这件事。

“你不去上课？”他没有表示出过于惊讶的样子，倒像在考虑我是不是真的拿定了主意。这使我有点泄气。

“嗯，不想去。”我说。

“怎么办呢？”

“不想去就不想去，没原因。”我说，“呃，你不准给班主任说。万一他到教室里来，问起我，你说我病了。”班长这人处事其实很圆滑，他不会就这类事情向陈老师说出真相而得罪我们。不过我还是以防万一。

“没事的。”他说。他果然这么说，紧接着，他就把我这件事忘到脑后了，说，“嘿，你知不知道何老师被摩托车撞了？”

“什么？”我听到这消息就像听见天气预报说马上要下雪一

样，“何老师被摩托车撞了？”

“嗯，昨天被撞的。和他一道到学校来的老师亲眼所见，是他们在学校讲出来的。”

“真的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我说，脑子里早乱成一团，“撞得凶不凶？”

“好像不太凶，腿上和额头上弄了点伤。”

“这还不凶呀！”我惊了一下，叫出声来，“他住在哪家医院？”

“不知道。今天去学校恐怕会知道。”

“哎呀！我简直不知道这回事，一点都不知道。”我一个劲地这样说，脑子里像被太阳暴晒着的一样一片空白。

“我们一些同学还准备到医院去看他。”韦东又说。

“哦！”我这么一声，实际上我没有听他在说什么了。我脑子里浮现出何老师的样子来：中等身材，不算健壮，长相没什么吸引人的，很斯文。初一时，他教我们语文，现在他教我们这一届其他班的语文。嘿，他对我们才好哩，教学也没说的，就连班上最捣蛋的同学也敬重他，以至于都在他面前老老实实的，尽管其他老师拿他们没一点办法。何老师教书的确很有一手，使我们几乎忘掉了所有跟学习无关的东西，不知不觉和他打成了一片，几乎互相都称兄道弟了。他还真把我们当成他的弟弟妹妹。那一阵，我一直很听话，甚至还算得上个优等生，也许就是由于何老师很注意我的缘故。说实话，我心里充满对他的感激，其见证便是我的语文成绩至今还保持得相当好。

今天听到何老师出事，你说是不是在我头上给了一棒。我怎么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呢？也难怪，有好多新事情、新消息往往先被那些“好成绩”知道，他们好比天使，离上帝格外近些，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望尘莫及了。

不觉来到了小镇的街口。这儿的十字口停着许多拉人的三

轮车，有人力的，有机动的。机动的人称“火三轮”。最近这里冒出了好多辆“火三轮”，红色的，有的标着“港田”，有的标着“大邱庄”，小周娃就有一辆“港田”。他和我也论不上什么朋友，就是社会上的一个熟人而已。

“喂，你一个人去学校，我在这里玩会儿。”我对韦东说。这儿一直下去是镇的正街，右边那条街就是通往我们学校。

“你真要逃学？”韦东加重语气说，“今天上午有英语和数学课！你也不去？”看来他一直对我的决定不大相信。我有点满意了。

“是呀。你以为我闹玩儿么？”看来，他并不知道我要逃学的原因，“喂，记着我对你说的话。”

他顿了一下，明白我的意思了，点点头，“嗯”了一声就朝右边拐去了。

2

小周娃正坐在他那辆“火三轮”上面，一副姜太公垂钓的姿态，看样子，他对今天是满有希望的，对自己的命运也相当满意。我在他跟前停下来后，他才看到我。

“喂！”他神经病发作似地大吼一声，“你今天又不去读书呀？”

“你的意思好像我经常逃学喽？”我身子仍在自行车上，左脚支在地面上。

“怎么？难道不是？”他笑嘻嘻地说。他说话就爱这样傻兮兮地笑。

“当然不是哇。你以往看见我常在镇上玩，那都是放学以后，或者离上课还很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说我逃学，我心头真有点受不了。

他听后，又换上另一张不出声的笑脸来，鬼鬼的，像回忆起事实确实如我说的那样。但他马上补了一句：“咋个？今天逃不逃学？”

“嗯，今天我还真是不想去。”

“哈哈，我就知道你不是好样的。你看你这样子，读什么书嘛！嗯？这么好的天气，你人也好好的，却不去读书。你读你妈的……”

“你妈的！”我下了自行车，架好，然后直冲冲地扑向面前这个家伙。

“怎么？我说错了么？”

我才没有真正动手哩，我还没有暴躁得为这点小问题和别

人来真的。我笑了。

他也笑了：“其实你就别再糟踏你老爸老妈的钱了，你这样子跟不读书有什么区别？知趣点趁早出来，对学校，对老师，对你家里，对你，都有好处。”

“你只上过一年初中，自然会这样说别人喽。”我知道他的老底——读完初一后就不知道是自己主动退学还是给学校开除的，总之，后来就混入社会了，东碰一下西窜一下，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将那几年光阴打发掉的，然后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看上去他过得满开心的，尽管你知道，他现在混得并不怎么样。

他听了我的话似乎有点猝不及防，愣了一下，又笑了起来：“你妈的。”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还打有一条领带，红色的，红得俗气。开一辆破三轮的还打一条领带，真让人发笑。这家伙就是这样子，总爱把自己打扮得周周正正，活像个女人。不过，平心而论，他长得其实还有点可以。

两边的三轮车还很多，排成一长排，像即将一声令下的骑兵队伍。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这儿的三轮车十辆就有九辆是“黑”三轮，就是没有上牌照。它们很少进城，顶多拉到城边，这样就能逃脱检查。我想，若每辆都严格办理有关手续，那就不会有这么多了。

小周娃和我一边说着，一边拿眼盯着街两头。你可别以为他这是关心自己的生意。这家伙是在看街上来往的哪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从他的眼神中你应该一眼看出他的心思来。

“嘿，你看你那色迷迷的样子，怎么会有生意呢？”我指指他的鼻尖说，“你这样子，人家老远就吓跑了。”

他没理我，也许连我说的话也没听到。他盯着正街那一头，就是通往城里那头，说：“看看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

去，见一大群男男女女正骑着自行车过来。这些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吗？前面穿一身黑的那个女的正是教我们英语的潘老师。

“喂，那个女的长得可不可以？”小周娃说。

不用问，这个傻瓜肯定是说那个姓潘的。嘿嘿，他居然这样问，真是个傻瓜。

“哦，那是我们老师。”我说。

“你们老师？”小周娃盯着我，可以说是惊讶，也可以说是不相信我的话，“穿一身黑的那个？”

“是嘛，那一群都是。你说的那个是教我们英语的。”

“想不到你们学校还有这么漂亮的女老师。”

我笑了起来，确实憋不住了：“哼哼，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对她恨得要命哩。”

“为什么？”小周娃说。

“如果人人都是正人君子，那肯定人人都会对她深恶痛绝。如果你……”

“为什么呢？我在问你。”小周娃还一个劲地问。他倒关心起这个来了。

“她呀！那个得很——”

“哪个得很嘛？”小周娃说，又看一眼那个姓潘的。她们过来了。“哦，我知道了，你是说她很风骚，是不是？”他说。

“嗯。”我说，“你看她那样子嘛——”

“就跟吧女一样，是吧？”

“嗯，对，你到底看出来了。”

我们目送这群老师从不远处拐过弯，顺着那条街朝学校骑去了。潘老师没有看见我，只一个劲地很快地蹬那辆红色的“小飞达”自行车，一个劲地说着什么。还别说，我还有点担心她会看见我，那样，我会觉得她一下子就能看出我今天会逃

学。

“你以为她长得真的好漂亮，其实她脸上画的涂的，身上穿的，都是这种阴谋，她的眼神和背后的行动就能把这种阴谋暴露出来。”

“嘿，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三八呀！”

我听了这话就大笑起来了。真的，我心里痛快极了，甚至还希望这位教我们的女老师能亲眼看到我们说她的情形。你别以为我这个初中生简直太不像话了，其实她才名副其实地不像话。她的事情我们哪个同学不知道？背后，我们谈论她的次数还少了吗？也许她还不知道她在我们当中造成的影响和效应，也许她根本不在乎这些，也许她是拿我们没法。她倒一点反应都没有，有时候，你还会揣摩她是不是还拿这些事感到自豪哩。我们确实把她恨透了，在她背后笑骂连天。今天的课我之所以不愿去上与这有很大关系。一连两节她的课，天啊！两节，你叫我怎么受得了看见她一连两堂课出现在讲台上！她应该去守吧台才对，而不是守讲台。不过话说回来，她对哪个逃学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她才不会为这些事难过或操心得连饭都吃不进哩，拿她的话说，少一个调皮捣蛋的更求之不得，最好这类混蛋以后永远别上她的英语课。这时，我又冒出个怪念头：像廖雪梅这种快无可救药的女生是不是由于受到了潘老师的影响呢？一想到这，我立刻认为它的可能性大得跟事实一模一样了。我心头还真有点难过，跟刚才得知何老师出事一样。哼，我记得有一次，一大群社会上的青年到学校来找潘老师的情形；忘不掉她跟体育老师在楼梯拐弯处胡来的场面，一辈子都忘不掉。

这时有三个小伙子走过来，停在我和小周娃面前。“喂，小周娃，生意好不好？”有两个相继坐上了“火三轮”的后座。今天这个时候还一点都不热，可他们都只穿着衬衣，这还不

说，更看不顺眼的是他们把衬衣的最上面那颗扣子以及袖口上的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有一个还打着一条几毛钱一根的领带。嘿，笑死我了，简直笑死我了，在别人都还穿着两件衣服的时候，他们却早早地急着要把外衣脱掉，让洁白惹眼的衬衣露在外面。但我敢打赌，一到八九月，人们穿着衬衣正合适的时候，这些娃肯定又慌着要穿上西服什么的了。

“你们看我现在的生意好不好嘛。”小周娃说，盯着打领带那小伙子的上身，“你小子，穿这点冷不冷？”

“不冷！冷的话我们就不会只穿这点出来喽，你看，今天的太阳，呆会儿还要喊热哩。”

嘿，他们不冷才怪。

“嗨，你看你的头发，都要滴水了。打了好多摩丝？”小周娃又注意到了他的头发，并伸手去摸了摸。

“不准摸。”他把小周娃的手打开了，“血可流，头可断，发型不可乱！”

“哈……”我们都笑了起来。看来这句话正在我们这儿流行起来了。我又瞟了一眼坐在“火三轮”上的两个小伙子的发型，其中一个是中分头，像个汉奸的那种，一个是四六分的明星发式，额头吹得高高翘了起来。他们像刚出来混社会的，老老实实坐在那儿不怎么说话，只是笑。

“嘿，你的头发也该去修整修整了。”打领带的小伙子对小周娃说，“你看，头发乱成鸡窝了。”

“瞎说，我才理了半个月。”小周娃说。他的头发比起我的来，要好多了，我的头发又长又乱蓬蓬的，才真该理了。于是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说我，哼，倒对我看不顺眼了。这几个又闹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时我就问小周娃：“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并没问他们是谁，而开口就这么问。

“社会上玩的，烂帐。”